

石头与水

千山我独行 不必相送

千山记

叁

番外卷

浙江出版联合集团
浙江文艺出版社

「网络文学+」
向读者推荐活动
优秀网络文学
原创作品

VIP金榜TOP1
—— 千万点击 ——

晋江超高人气古言长卷

知名插画家 ENO 倾情手绘
唯美海报 + 古典腰牌异型书签

石头与水

千山我独行 不必相送

千山记



浙江出版联合集团
浙江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千山记. 叁 / 石头与水著. —杭州: 浙江文艺出版社,
2018.3

ISBN 978-7-5339-5027-9

I. ①千… II. ①石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224988号

策划统筹 柳明晔
责任编辑 徐 莺 徐 旻
封面题字 天 勤
封面绘图 ENO
装帧设计 荆棘设计
责任校对 许龙桃
责任印制 朱毅平

千山记 叁

石头与水 著

出版 浙江文艺出版社

网址 www.zjwycbs.cn

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

印刷 浙江万盛达实业有限公司

制版 浙江新华图文制作有限公司

开本 710毫米×1000毫米 1/16

字数 366千字

印张 18.25

插页 1

版次 2018年3月第1版 2018年3月第1次印刷

书号 ISBN 978-7-5339-5027-9

定价 39.80元

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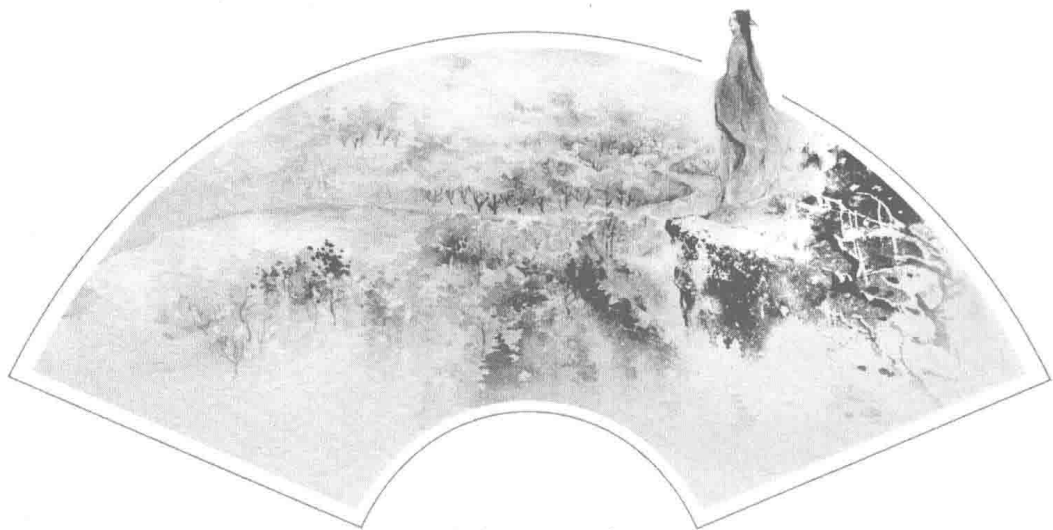
(如有印、装质量问题,请寄承印单位调换)



目 · 录

CONTENTS

第三十七章	第三十六章	第三十五章	第三十四章	第三十三章	第三十二章	第三十一章
大地震	御林苑	廉租房	得子嗣	纳侧妃	议分封	册东宫
113	098	080	060	040	021	001



目 · 录

CONTENTS

第三十八章	帝驾归	133
第三十九章	科场案	152
第四十章	封地定	171
第四十一章	皇孙师	190
第四十二章	闻道堂	211
第四十三章	赴闽地	231
第四十四章	初就藩	250
第四十五章	巡全境	270



谢莫如生辰宴后，帝都另一盛事就是二皇子迁居东宫的宴会了。

虽然册封礼尚未举行，但即使寻常人家搬迁新居也会摆几席薄酒，何况二皇子这准太子。东宫宴请的宾客相对简单但品流极高，第一日宴请皇室亲眷，第二日宴请属官，且东宫非常克制，只第一日皇室家宴隆重热闹些，第二日是低调小宴。

大皇子颇有微词，私下嘀咕：“太子还没做呢，就生出这忒多的捞钱主意来，老二越来越奸了。”

崔氏都无语了，鉴于丈夫这无规律发作的眼红病，她懒得再劝，只是与丈夫商量着送往东宫的乔迁礼。大皇子道：“随便送些什么就行了，以后倘他三天两头地办宴会，咱还要次次厚礼啊？咱自家日子还过不过了？”

崔氏心说，要不知丈夫是皇子，还得以为是哪家穷鬼说的这话呢。崔氏道：“殿下这样说，倘真失礼于东宫，非但丢脸，怕是父皇那里也说不过去。”

大皇子想一想他那偏心又没眼光的皇爹，过去看媳妇拟的礼单。

其实这乔迁宴，还真不是二皇子主动要张罗的。因为册封东宫礼即将到来，二皇子身为事件主角，每日要随穆元帝理政，与属官讨论国事，与兄弟姐妹联系感情，还要在前来观礼的国外使臣面前展示一国太子的风范，以及在太后与他皇爹面前尽孝，熟悉册封时的各种规矩礼节等等，已忙得脚不沾地了。这种情形下，二皇子根本不愿再摆什么乔迁新居的酒宴了。只是胡太后兴致极高，穆元帝也觉着，二儿子眼瞅着要做太子了，这样的大喜事，迁东宫也该摆几席酒的。穆元帝还道：“只管放开去乐一乐。”

于是，二皇子家摆了两日乔迁酒。

皇室之间走礼，像前些天谢莫如的生日节庆什么的自不必说，就是二皇子这样的乔迁酒，且又是往东宫迁，更是不好简薄，等闲一送，总有几千银子。不当家不知柴米贵，皇子

瞧着显赫，花用的地方也多呢。大皇子嘀咕一回，也不是没有道理。

一般这个时候五皇子就很庆幸自己娶了个好媳妇。她媳妇身家丰厚自不必言，关键是，他媳妇掌家有方，五皇子自己也不是个会乱用钱的，故此家里日子过得游刃有余。

五皇子还说呢：“我看二哥这些天忙得都瘦了，给二哥送些滋补品吧。”

谢莫如笑：“殿下也忒实在了，给长辈送滋补品是孝敬，给晚辈送滋补品是关怀，平辈中，倘谁病了伤了抑或女人有了身孕生产前后要调理的，送滋补品是问候。二皇子如今好端端的，不过是稍有劳乏，且东宫正是万人瞩目的时候，别个府里都没这个，就咱们府里送，就原是好心，也得叫小人忖度出恶意来。殿下只管放心，二嫂子那样精细伶俐的人，这会儿不定怎么给二皇子调理呢。”

五皇子点头：“这倒也是。”继续跟媳妇看礼单，忽然想到一事：“听说这次册立东宫靖江王也要过来道贺。”

“他国使臣都要来的，靖江王正经宗室，一地藩王，理当亲至以贺东宫。”谢莫如道，“不过，他真的肯来，倒是意料之外。”

五皇子也悄悄地说：“是啊，按理藩王三年一朝，这些年也未见靖江王来过。我以往也只是听说过他，这次来了，还真得见识一下。”

“你要去见识，也叫上我，我也要看看靖江王是何等形容。”

五皇子一乐，应了他媳妇。

靖江王多年未至帝都，其实不要说五皇子这在兄弟间排行靠后的，就是大皇子，对靖江王也是只闻其名未见其人，哪怕他们的爹穆元帝，对靖江王的印象也不大深刻了。主要是穆元帝少时登基，祖母程氏的葬礼一结束，辅圣公主就命靖江王去就藩了，彼时穆元帝不过八岁，如今他都四十出头了，恐怕也不记得靖江王具体是何形容了。

五皇子就想着好生看一看靖江王呢，结果，来的是靖江王世子。靖江王世子一至帝都就进宫给穆元帝请安兼请罪，递上靖江王写的折子，靖江王称身上不大妥当，就派儿子代自己来了。

靖江王称病并不稀奇，三十几年一直用这招，都用老了。

穆元帝很细致地问靖江王世子，靖江王生的是什么病，可好些了。靖江王世子三十几岁，人生得威仪气派，态度很恭谨，禀道：“父王这些年，身子一直不大康泰。老人家接到陛下御旨，十分高兴，想要亲来以贺东宫，临行前晚上设宴，父王约是多吃了几盏酒，第二日就起不得身，宣来太医诊过，实难成行。父王很是不安，想着我朝开国以来首立东宫，这般千载盛事，偏生不能亲至，辜负陛下圣恩，便遣臣代他前来，一则代他贺陛下册立东宫之喜，二则代他向陛下请罪。陛下御旨相召，他竟不能亲至帝都，还请陛下恕罪。”

穆元帝宽宏表示：“皇叔身子无恙就好。近些年，朕上了年岁，总是想到旧事，自三十

几年前皇叔就藩后，我们叔侄再未见过。朕颇为想念皇叔，且又遇册东宫之喜，想着请他老人家一带来帝都热闹热闹。皇叔身子不适，朕只有挂心的，岂会责怪。”

因册东宫将近，礼部事忙，五皇子正在昭德殿禀事，他还以为能见着靖江王，结果人家没来。五皇子心说，装病能装三十几年，这家人也算奇葩了。看他爹还一本正经地与靖江王世子讨论靖江王病情呢，五皇子道：“父皇，这些年儿子也屡闻靖江王身子不大妥当。儿子想着，靖江那地方毕竟不比帝都繁华，父皇既挂心靖江王的身子，何不派两个得力的太医过去，也帮着靖江王调理一二。”

穆元帝笑：“朕正想着呢，你说到朕前头去了。”命人传口谕到太医院准备医术好的太医去靖江王府给靖江王看病。

靖江王世子道：“谢陛下关怀，父王身边倒也有几个妥当太医。”

“表叔只管放心，平常宁荣大长公主身子略有不适，父皇也是派太医过去，大长公主都说父皇这里的太医医术比她府里的太医好呢。”五皇子一副恳切模样，“就是他们医术不及表叔府里的大夫，让他们去瞧瞧，回来与父皇说一说医理，父皇也能放心呢。父皇这里也有好药材，一并叫他们带了去，知道表叔府里不缺，也是咱们的心意不是。”

二皇子亦道：“一家子骨肉，表叔莫要客套。”

靖江王世子连忙道：“陛下所赐太医，自然是寻常不能及，臣代家父谢陛下圣恩，谢两位殿下关怀。”

五皇子道：“可惜这次只有表叔一人来了，倘是表婶一道来，倒可与皇子妃们亲近一二，她们妯娌倒爱在一处说说笑笑。”

靖江王世子道：“家父身子不适，母亲有了年岁，我就留她在府里，也能帮衬母亲一二。”

“这倒也是，表叔想得周全。”五皇子便不再说什么了。

穆元帝心下一笑，想着这个儿子以往尽是给他出难题，这回倒是阴错阳差的表现不错。赐了太医药材，穆元帝又给他们介绍道：“你们表叔侄还未见过。”指着二皇子和五皇子给靖江王世子认识了，彼此见礼后，穆元帝对靖江王世子道：“去慈恩宫见一见太后，她也惦记你呢。中午在朕这里用饭，晚上另有家宴。”

靖江王世子一一谢过，恭谨地随内侍去了慈恩宫。

穆元帝对二皇子和五皇子道：“靖江世子鲜少来帝都，你们是表叔侄，多亲近一二才好。”

五皇子还有礼部差使要忙，略说几句话就退下了。二皇子笑：“五弟在礼部，大有进益。”

穆元帝道：“当差三年，倒是知道了些进退。”

如穆元帝所言，中午慈恩宫赐宴，穆元帝特意命人召了宁荣大长公主进宫来团聚。待到晚上皇室家宴，诸皇子、公主、长公主都到了，另外还有靖江郡主和穆七郎两个，一则团圆，二则也是叫靖江王世子认一认皇室中人。男人们在昭德殿宴饮，女人们则是在慈恩宫领宴。胡太后笑呵呵地对宁荣大长公主道：“原想着靖江王来了帝都，你们兄妹也好相见，不想靖江王身上不好。虽他不能来，世子来也是一样的，你也有许多年没见世子了吧？”

胡太后说这话，谢莫如直接偏开头去，没见过说别人兄长身子不好反笑得一脸春光灿烂的，就是作态，也要做个略带担忧的姿态好不好。谢莫如对胡太后没什么好感，主要就是她看不上胡太后这种自作聪明的蠢相，这位老太太或许以为太后是一种只需享受而无须付出的尊荣身份。

好在胡太后运道不差，生出的儿女一个比一个聪明。有胡太后主持的宫宴，倘是宴请自家人还好，倘是重要宴会，穆元帝总会令文康长公主在一旁相陪，给他娘圆圆场。胡太后此话刚落，文康长公主已接了话音，安慰宁荣大长公主道：“姑妈莫太过担心，靖江王叔是上了年岁，偶有病痛。听皇兄说，王叔身子尚可。皇兄已赐了太医赏了药材，连夜令他们过去了。”

宁荣大长公主道：“是啊，我也听世子说了。陛下仁义，我在帝都这些年，但有病痛陛下总免不了赐医赐药。王兄远在藩地，自是艰苦些，有陛下关爱，我也放心了。”

胡太后笑：“你只管放心，凡事有皇帝呢。”

宁荣大长公主素知胡太后蠢笨，她也常利用胡太后去整治别人，如今胡太后犯蠢犯到她头上，尤其在说自己嫡亲兄长靖江王的身体状况时，胡太后这一副乐和相，直堵得宁荣大长公主一口气憋在心里，上不去下不来，好生难受。

宁荣大长公主岔开话题：“眼下就是东宫之喜，帝都城如今热闹得很，我那亲家也受召前来参加东宫册立大典。听她说前些天来给娘娘请安，娘娘赏赐了她许多东西，直说娘娘和气。”

胡太后想到安夫人就头皮发麻，安夫人活剥人皮啥的其实是年轻时的旧事，现下已鲜有人再提了，只是，这事胡太后却是知道的。当初她还是这后宫的一介小宫人，安夫人来帝都入朝请安，程太后亲自召见安夫人。彼时安夫人还年轻，杀人如麻的名声传到帝都来，程太后对她很是欣赏，还给她写过一幅“不坠巾帼”的大字。那会儿胡太后在宫里当差，偶然听大宫人闲话时说过一二。前些天安夫人到了帝都，见过穆元帝后，因她毕竟是女人，且又是四皇子妃的外祖母，穆元帝为示亲近，就令她去慈恩宫见胡太后。胡太后好悬没装了病，幸而有文康长公主在侧，且慈恩宫赏赐颇丰，安夫人只当胡太后生性寡言拘谨，也没多想，带着慈恩宫的赏赐就出宫了。胡太后事后同皇帝儿子抱怨：“如何弄个修罗夜又来见哀家哟？要不是有你妹妹在，哀家哪里敢见这样的凶煞人！”又说起四皇子妃，“往日瞧着她倒还柔顺腼腆，幸而不似她这外祖，不然小四的日子可怎么过哟。”

安夫人煞气过重，胡太后当天都没能睡好觉。今日宁荣大长公主提起安夫人，胡太后也没有嬉笑的心思，胡乱支应一句：“她这把年岁，又是小四媳妇的外祖，你的亲家，再不能薄待的。”

文康长公主补充一句：“安夫人于国有功，昔日皇祖母在时曾亲自召见，辅圣公主也有询问，皇兄亲政后亦厚待于她。母后时常说起安夫人功勋，颇为感佩，还特意叮嘱皇兄好生招待老夫人，老远来这一趟不容易呢。”

四皇子妃笑：“外祖母也说皇祖母仁爱慈善，雍容尊贵，母仪天下，令人向往。”

二皇子妃跟着道：“那日在五弟妹生辰宴上见了，老夫人极爽利的人。”

长泰公主也道：“是啊，精神头极佳。”

谢莫如点头：“是位明白的老人家，听说安夫人如今都能挽弓引箭，此次来帝都，千里之遥，虽有车驾，老人家却是宁可弃车骑马，身子骨硬朗得很。”说着看向宁荣大长公主：“安夫人也快六十的人了，说来与靖江王年岁相仿呢。”

文康长公主心下舒坦，笑：“这一说还真是如此，靖江王叔今年也六十了吧。”

四皇子妃也不傻，接话道：“那还是外祖母年轻一些，外祖母正好五十有五，比靖江王年轻五岁。”

谢莫如便道：“安夫人年轻时收复南安州十数部族，刀光剑影十几年，还有这样好的身子骨，委实令人羡慕。”问四皇子妃：“可有什么保养之法？”

四皇子妃笑：“要说保养之法，外祖母每日晨起习武，必有一餐要食粗粮，余者也没什么特别。”

谢莫如一笑：“看来是天生的好身骨。”

大皇子妃崔氏道：“习武的人就是不一样呢。”

三皇子妃褚氏也说：“就是，行走起卧皆与常人不同。”

大家正说靖江王与安夫人的身子骨，胡太后突然冒出一句：“老五媳妇，你们这成亲都两年多了，还没动静呢？”

一瞬间，慈恩宫静得只余诸人的呼吸声，连宁荣大长公主都惊住了。哎哟，刚才她还为胡太后蠢到她头上气闷，如今回过神来，她只想爆笑出声。简直是神之发问啊。

这回换文康长公主给她娘噎着了，要是换了第二个人说这种话，她非去剪了这人的舌头！她娘到底知不知道她们在说什么？谢莫如把话题转到靖江王身子骨上，还不是在明里暗里地敲打靖江王装病的事吗！她娘到底知不知道好歹啊！

文康长公主先道：“今儿是给世子接风，正说靖江王叔呢，母后您怎么突然想到这茬了？他们小孩子家，脸皮薄，您这一问，倒叫老五媳妇不好意思了。”

宁荣大长公主笑：“也难怪娘娘惦记，就是我也惦记呢。当年皇兄戎马倥偬半世，都是为了儿孙。皇兄只有陛下一子，临去前仍有许多不放心。自陛下起，咱们皇家方得人丁兴

旺，我有了年岁，别的不盼，只要你们各家儿孙满堂，就是孝顺娘娘和陛下了。”

这话简直是说到胡太后心坎上了，她都不容人说话，直接道：“是啊，大长公主这话有理。民间都说，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呢。”说着还瞥谢莫如一眼：“老五没个儿子，可不像那么回事啊。”

谢莫如捏一捏案上的酒盏，淡淡道：“是啊，人丁兴旺才好呢。不说别人，就说先帝吧，一世英雄，打下这偌大江山，亏得有陛下，方有了传承，不然，岂不便宜了外人。”一句话先弹压了宁荣大长公主，方继续道：“如今非但皇室人丁兴旺，听闻靖江王府亦是子息繁茂。靖江王多年未回帝都，好在世子来了，让世子去祭一祭世祖皇后陵吧。这些年，虽有陛下祭奠，皇室供奉不断，可谁能替了谁呢？陛下已是孙辈，靖江王却是世祖皇后嫡亲的骨肉呢。世祖皇后多年未见儿子，见一见孙子也是好的。”

文康长公主连忙道：“这话才是正理，皇祖母在世时，最疼的大约就是靖江王叔了。”

胡太后对闺女道：“你皇祖母也很疼爱辅圣公主呢。”

文康长公主又给她娘一噎，险岔了气。

说到辅圣公主，其余皇子妃公主都不敢接了，唯谢莫如道：“如今世祖皇后与辅圣公主在地下团聚，未尝不好。啊，还有我母亲，太后娘娘还记得我母亲吗？”也不知是何缘故，谢莫如此话刚落，慈恩宫忽就一阵夜风卷过。胡太后身旁的一座凤鸟烛台上一支臂粗的牛油大蜡，噗的一声熄灭了，几点零零碎碎的火星掉落在蜡油之内，蜡芯冒出几缕白烟。

原本谢莫如说到其母魏国夫人时，胡太后心里已有几分不自在，又见这大殿之内阴风骤起刮灭蜡烛，顿时吓得大失颜色。宫人连忙上前重新点起烛台，烛火映在胡太后泛白的脸庞上，谢莫如只作无视，道：“太后娘娘的话，越琢磨越有道理，世祖皇后二子二女，如今看来，唯辅圣公主无后人在世。这次祭奠，就请太后娘娘给我个恩典，由我这个外孙女祭一祭辅圣公主吧。”

昭德殿的宴饮十分热闹，而慈恩宫宴会散时，诸人脸色都有些不自在。文康长公主给她娘气到头昏脑涨，亲自挽着谢莫如的手与她一道出宫，还道：“你是个懂事的孩子，老五有福气了。”诸皇子妃都是侄媳妇，二皇子妃还眼瞅着要升任太子妃了，这样赞许的话，文康长公主却独对谢莫如说了。不过，余者皇子妃也没啥意见，主要是胡太后简直……文康长公主安抚谢莫如一二并不为过。

直待出了慈恩宫，文康长公主亲自将谢莫如送至五皇子处，五皇子见他姑跟他媳妇这般亲密，还吓了一跳。文康长公主叮嘱五皇子几句：“好生待你媳妇，看她在席上未用多少吃食，回家让厨下做些汤水，别空着肚子睡觉，对身子不好。”

五皇子简直受宠若惊，他姑的脾气全帝都有名地坏，以往待他媳妇也就平平啊，这是怎的啦？五皇子连忙应了，道：“姑妈的话，我都记得了。姑丈在那边等姑妈呢。”

文康长公主颌首离去，回府也是一宿没睡好，纯粹给她娘气的。

五皇子是在回程的路上才知道慈恩宫的事的，气个好歹：“皇祖母好生糊涂，简直是——”简直就是个混账老婆子啊！你还知道里外不！

五皇子气一回，还得劝他媳妇：“你别与她计较了，她一向这个样子，父皇姑妈都时常给她气得不轻呢。真是气死我了。”

谢莫如道：“慈恩宫的脾气，我也不是头一天见，若要生气，早气死了。倒是去祭辅圣公主时，你与我一道去吧。”

五皇子一口应下。他在礼部这几年，于祭祀一事向来郑重，辅圣公主身份不同，五皇子更为周全，道：“成，我去找钦天监算个宜祭祀的日子，咱们一道去。还有岳母，先前就是在天祈寺给岳母做过法事，这次也一道祭一祭岳母。”

五皇子在车上安慰媳妇，四皇子妃也在同四皇子说呢：“五弟妹委实是好心，原也是给靖江世子的接风宴，慈恩宫里还有宁荣大长公主和靖江郡主呢，大家说一说靖江王府的事才显着热闹不是。也不知皇祖母怎么想的，忽就问起五弟妹家子嗣的事了。”

四皇子有些担心，问：“五弟妹没发作吧？”

“这是哪里话，只是皇祖母这样，岂不叫五弟妹心寒？总该看着五皇子的面子呢。”

四皇子倒很看得开，道：“皇祖母这样也非一日了。以往人们多是忍了，五弟妹性子霸道，与皇祖母硬碰硬好几回，皇祖母想到什么，估计没多想就说了。”不要说谢莫如，胡太后给没脸的人多了去了。慈恩宫名声平平，多是胡太后自己作的。

“五弟妹说要去祭一祭辅圣公主，你说咱们要不要送些祭品？”

四皇子大惊：“这是哪儿跟哪儿啊，今儿不是慈恩宫设宴摆酒吗，怎么又说到祭礼的事啦？你们晚上都在说什么呀！”欢迎人的宴会，硬能说到祭礼。四皇子觉着，自己对于女人们的思维明显欠缺想象力。

四皇子妃大致说了说，四皇子长叹道：“就盼着父皇能劝一劝皇祖母，宁可别与五弟妹说话呢。”他皇祖母是没脑子偏爱说话，谢莫如是脑子够用但从不隐忍。四皇子一想到这两人就头疼，大好宴会最后硬说到祭礼上，真是……

三皇子妃则道：“哎，听谢表妹说着，心里也觉着怪凄凉的。”

三皇子道：“谢表妹要是祭辅圣公主，没有不顺道祭魏国夫人的道理，提前预备下两份祭礼。”

三皇子妃应了。

二皇子听他媳妇说了这事也是无奈了，道：“你们该把话岔开，多少事不能说，怎么就说到祭礼上去了？”



二皇子妃吴氏不能不为自己辩白两句，道：“我自问不是个笨人，嫂子弟妹们也不是笨人，可殿下是不晓得，哪里容人去把话岔开呢？”

二皇子叹，知自己媳妇说的是实情：“我知道，皇祖母的性子不是一天两天，老五媳妇更是半点儿亏不吃的。”说起来就叫人愁得慌。

几位皇子府，哪怕东宫，说起慈恩宫来也要愁一愁的，唯有一家，既不愁也不气，说起来只有高兴的，就是大皇子了。大皇子听说此事后大笑三声，道：“皇祖母圣明啊，老五媳妇这回可吃瘪了吧，看来还是有人能制住这婆娘的。老五也是，有空去捧老二的臭脚，倒不如好生琢磨着多生几个儿子才是正经，这都成亲几年了……”

大皇子还要再说，冷不丁瞧见崔氏的脸都黑了，这才想起来媳妇也是没生出儿子来的，忙道：“咱家已是儿女双全，我是说老五家，连个丫头都没有。”

于是，崔氏的脸更黑了，她只生了两个丫头！崔氏当天恼得没让大皇子进屋，大皇子乐呵呵地自己去书房过了一宿。崔氏气得头疼。

倒是胡太后，非但昏聩，胆子也小。文康长公主还想第二天进宫跟她娘说说道理呢，结果，她娘先病了。文康长公主只得留在宫里侍疾，她娘还说呢：“昨晚不知怎的，殿里门关得严实呢，忽就一阵阴风。”想叫法师进宫作法驱邪。

文康长公主安慰她娘一回，又想着，眼瞅着东宫册立大典就要到了，不好大张旗鼓地叫法师来驱邪，与穆元帝商量后，宣天祈寺方丈进宫来同太后说一说佛法倒是可以。待天祈寺方丈把胡太后哄住了，文康长公主方有时间把那天晚宴的事与她哥说一说。文康长公主揉着胸口道：“这事我不说，怕是没人会同皇兄说的。饶是说老五媳妇牙尖嘴利，母后也有些不分里外了，真是气死我了。就是给老五媳妇难看，她老人家也不分个场合。”饶是文康长公主再怎么偏着自己亲娘，也得说她娘简直没有半点儿政治素养了。看一看谢莫如说的话，再对比她娘说的话，就知道什么是天差地别了。

“朕知道了。”穆元帝道，“你好生陪伴母后几天，务必让母后在东宫大典前好起来，还有太子妃册封礼呢。”宫里没皇后，也得太后做个摆设方好。

胡太后病得本就不重，且多是心病，文康长公主应了。

穆元帝又召来五皇子，道：“靖江王多年未回帝都，他是世祖皇后亲子，原想此次他来了好叫他去祭一祭世祖皇后的，可惜临来又病了。好在这世子到了，东宫大典后准备一下靖江世子祭世祖皇后陵的东西。”觉着谢莫如这主意不错。

五皇子道：“儿子正想跟父皇说呢，父皇也知道了吧？皇祖母允了儿子媳妇祭辅圣公主，儿子想着，辅圣公主已无后人在世，儿子媳妇虽是做外孙女的，祭一祭辅圣公主也是情理之中。还有儿子岳母，也是归葬辅圣公主身旁，儿子想着，也一道祭一祭岳母。以前都是在庙里做法事，还没亲祭过呢。”

穆元帝沉默半晌方道：“一并去钦天监择个日子，靖江世子毕竟是祭世祖皇后，让他在前吧，你们在后。”

五皇子应了，却是没走，蘑菇一会儿，刚要开口，穆元帝摆摆手：“行了，朕知道你要说什么，下去吧。太后病了，你也不要说了。”

五皇子道：“儿子是想着，宫里再有宴会，就别叫儿子媳妇去了。她是个安静人，不大爱宴饮。”惹不起，还躲不起吗？

“朕心里有数。”打发五皇子下去了。

五皇子不知道，他皇爹也苦恼着呢。五皇子无非是觉着媳妇受了委屈，替媳妇不平罢了。穆元帝则是苦恼于宫中无后，他娘又担不起一国之母的责任，不要说替他笼络个把人了，平平安安办个家宴都不成。穆元帝干脆不令浩命进宫请安了，平日间诸妃之母愿意进宫则罢，毕竟闺女都押给穆元帝做小老婆了，就算胡太后有何不妥，估计浩命们也就忍了。至于如安夫人这等，以后还是不要再见太后的好。宫宴什么的，更是能省则省。还有老五媳妇，不到万不得已，不要再让她进宫与胡太后共处一室。

倘如此再不得太平，穆元帝也没法子了。

胡太后大安时，东宫册封的正日子也到了。册封那一日，五皇子谢莫如凌晨即起，按品大妆后进宫参加册封礼。二皇子二皇子妃这一对干脆一宿没睡，二皇子妃早上心里就念佛，她的册封礼在后宫，所以千万祈祷今天胡太后可别发癔症，再找谢莫如的不是，菩萨保佑，平安度过方好。

夫妻二人收拾妥当，到了时辰，二皇子先去昭德殿拜见父亲，二皇子妃暂在东宫。

五皇子夫妇到了宫门，五皇子还叮嘱他媳妇：“啥话都别说，一日也就礼成了，晚上回家咱们一道用饭。”管他慈恩宫怎么着，媳妇不说不理，也就是了。眼见四皇子一行也到了，五皇子还托四皇子妃：“四嫂多照顾你弟妹些，她是个直性子，一向有啥说啥，我就把她托给四嫂了。”

胡氏笑：“成，五殿下只管把弟妹交给我就是。”

四皇子正欲取笑五皇子几句，三皇子和大皇子都到了。大皇子素来看四皇子五皇子不顺眼的，倒是三皇子一向是个和煦脾气，笑道：“四弟五弟说什么呢？这般热闹。”

兄弟间彼此见礼，四皇子笑：“我正要说不，五弟忒个啰唆，正跟五弟妹依依不舍呢。”

三皇子也笑：“五弟只管放心，这样的大日子，她们妯娌在一处，互相照应，再无事的。”

大皇子随口道：“五弟你也是瞎操心，五弟妹的性子，只有她欺人，没有人欺她的，你这心操远啦。”操心也该操心别人，别叫你媳妇给欺负了才是。

谢莫如听这话，实不能当没听到，便问：“怎么，叫大殿下这样说，你是见我欺过谁？”

大皇子吓一跳，不料自己的话竟叫谢莫如听到了。他早就不喜谢莫如脾气，便道：“看



吧，你做弟媳妇的，怎能跟大伯子这样说话？”

“我就是跟陛下也是这样说话，跟太后也是这样说话，大殿下是哪里不一样，还要怎么跟你说话？”谢莫如道，“不过，大殿下倒是同我说说，你是不是也常这样私下说别的兄弟媳妇的不是？我是无妨碍，反正这都城碎嘴贫舌说我的人不少，要是别的嫂子，大殿下你可得慎重，你这身份，不相宜啊。”

谢莫如说完就拉着胡氏往后宫去了，崔氏瞋丈夫一眼，扭身也与褚氏走了。大皇子转头与三个弟弟道：“你们看，你们看，这叫啥事啊！我就随口玩笑啊！”

三皇子和四皇子都不说话，他们俩得避嫌，怕一开口就成了谢莫如嘴里那等“碎嘴贫舌说兄弟媳妇”的人。五皇子说大皇子：“大哥，你做大伯子的，的确不好随口说兄弟媳妇的。我媳妇是个直性子，她心下都是为大哥你好呀，大哥你可改了吧。”

四皇子落井下石地问：“大哥你没说过我媳妇吧？”

大皇子气道：“我是那样的人？”

五皇子道：“大哥你不是，咱们都是瞎子聋子呢。”一掸衣裳，一拱手，“今儿礼部事忙，弟弟先去看看他们准备得如何了。”昨日已与礼部尚书约好，今儿两人得碰个头，务求万无一失。

五皇子抬脚走了，大皇子一路同三皇子四皇子剖白自己，他今儿就是嘴上不谨慎，可没私下说过别的兄弟媳妇。而且，他说错了吗？老五媳妇这个泼货，一大早上的，见了他这个大伯子，不说问个好，反先派一通不是。这样的泼货，就欠太后收拾！

崔氏还在路上同谢莫如解释了几句，谢莫如笑：“我与大嫂子相处不是一天两天，大嫂子什么人品，咱们是尽知的。”并不怪崔氏，却也没说大皇子半句好话。

其实五皇子多虑了，胡太后这里早得了闺女的指示，今日一句话都不要同谢莫如讲。胡太后先是不服，文康长公主道：“要是她闹起来，叫人笑话的是宫里，是太子，今天可是东宫册封。母后要是不怕东宫册封不体面，只管寻她的不是吧。”

胡太后为了东宫，只当没看到谢莫如。谢莫如也不爱理胡太后，彼此相安无事。待太子妃过来受了金印金册，回东宫安坐，皇子妃里崔氏打头，公主中是由宁荣大长公主打头，后面是诸郡主、诰命，一并过去东宫给太子妃见礼。

行礼后，如谢莫如她们这皇子妃一起的，还能在东宫有个座陪太子妃，说些祝贺的话。太子妃吴氏一袭明黄底绣凤凰的太子妃服饰，眉宇间尽是意气风发，待人倒一向平和，笑：“无非是换个住处，咱们还如往常一般才好。”

没人傻到把吴氏这话当真，崔氏是长嫂，她先道：“娘娘宽和，咱们一家子骨肉自是亲近，但也不敢有违国礼。”

褚氏笑：“大嫂说的是，不过，以往进宫，无非就是去慈恩宫给皇祖母请安，如今有娘娘

这里，咱们又多了个去处。”

吴氏笑得亲切：“只管来，咱们仍是一处说笑。”

大家凑趣说些闲话，中午宴至，便由吴氏坐了主位，大家一并吃酒说话。没有胡太后时不时的发昏，比在慈恩宫里气氛好得多，大家都觉轻松，想着以后太子登基，有吴氏这样正常的一国之母真是大家的福气啊。

总之这一日虽忙碌些，却是样样妥帖，处处称道，说是穆元帝登基以来第一盛典都不为过。便是当事人太子太子妃夫妇，哪怕从凌晨忙至入夜，也是心甘情愿忙这一遭。

五皇子却是累惨了，他有自己的位次要站，心里还要记挂着典礼的进程，生怕哪里不妥当，或是有下官出岔子啥的，所以，真是揪心一整天。待这日平安度过，五皇子晚上同媳妇道：“东宫册立就这般忙碌，以后……”说以后太不敬了，他皇爹对他很不错，五皇子止住口，一面让丫鬟服侍着泡脚解乏，一面问谢莫如：“你那里可还顺利？”

“没什么事，太子妃挺好的。”谢莫如道，“难得这样的大宴会，上到我们席面上的东西也都是新鲜的热菜，味道也算讲究，还能入口，可见真是尽心了的。”

五皇子道：“这是内务司得力。要是你们席面上的东西都入不得口，那底下诰命们得是什么席呢，私下一样叫人抱怨。虽说入宫不是为吃一餐饭，可这大冷的天，没点儿叫人能吃的东西，也不像话。内务司办得好，是他们明白。”

夫妻俩都累了，略说几句话，洗漱后就上床歇了。这要睡觉了，五皇子才想起来对他媳妇说：“以往我也没觉着大哥这么老婆子嘴。”

谢莫如道：“理他呢。心胸狭窄到这种程度的也算是罕见了，你上本请立太子，我扫过赵国公府的面子，他不知道怎么在家说咱们坏话呢。”

五皇子道：“其实大哥私下给过我和四哥好几遭脸色看。”

“你怎不与我说？我要知道，今儿断不能说他几句就完事。”

五皇子心下庆幸：哎哟，幸亏当初没跟媳妇说，要不媳妇为给我出气还不得上去给大哥俩耳光啊。五皇子是个厚道人，道：“那不是先前我想着，他做哥哥的，我跟四弟也知他如今不大得意，也就罢了。不想他这般过分，还说起你来。”

“他呀，无非就是眼红二皇子做了太子。”

五皇子想到他这大哥也发愁，道：“自来就会发梦。哎，这话还是不要说了，咱们私下说一说，倘外头人也这样说，以后大哥就难了。不看大哥，也看大嫂跟侄儿侄女们呢。”

“这倒也是。”两人说话就歇了。

大皇子夜里归家还生气呢，与媳妇说谢莫如：“这泼货！简直无法无天！”

崔氏心里亦不痛快，服侍着大皇子换衣洗漱道：“要是别个事，我定得说是那人的不



是。今儿这事，我眼见的，殿下在家就时常说五弟妹脾性不好，可怎么还当她面说她？你是做大伯子的，五弟妹是兄弟媳妇，不要说今儿是殿下先开口说人本就不占理，就是退一万步，你占着理，可就跟兄弟媳妇拌嘴这事，殿下就讨不得好去。你以后可留点儿神吧，家里说说就罢了，这么直接说到人家跟前，人家但凡不聋不哑，哪儿能不吱声呢。”

大皇子接过崔氏递上的手巾擦把脸，道：“老五也是个糊涂没气性的，只知道偏着谢氏。”

崔氏道：“将心比心，倘有人在殿下面前说我的不是，殿下要不要维护我？”

大皇子还要说话，崔氏将他往床上一推，道：“天也晚了，折腾这一日，殿下还不累呢？”

“累了。”大皇子无精打采地打个哈欠，“睡吧。”

大皇子自认挺有理，但他干的这事，连他娘知道都说了他一通，直说他脑袋发昏：“一个大伯子，一个弟媳妇，就是偶有见面也不过客气见礼就彼此避开了，你怎的这般多话去说老五媳妇的不是，这成什么样子？就是她有不好，你与五皇子委婉地提个一句半句也就罢了，你倒直接跟个女人拌起嘴来！”

大皇子辩说自己随口一说，道：“儿子不过玩笑，哪里料得老五媳妇当真呢。”

“你做大伯子的，去开兄弟媳妇的玩笑？你给我放尊重些！只嫌事儿少呢！”赵贵妃也不喜欢谢莫如，但她脑子比儿子清楚，道：“靖江世子初次来帝都，陛下有意留他多住些日子。太子对靖江世子都很客气，只是太子在宫内，与靖江世子不过偶有相见。你在宫外，倒是与靖江世子多亲近些才好。”

他娘这样说，大皇子就知是他父皇的意思，连忙应了。

大皇子正欲同靖江王世子多来往，不想老二这奸鬼去东宫做太子了，老三也不是好缠的，早先他一步与靖江王世子有说有笑有来有往啦。把大皇子恨得哟，弟弟没一个好东西！

东宫大典结束后，五皇子打算休息几天，且他休息的方式不是差使不忙趁机偷个懒什么的，而是直接跟他皇爹告假：“礼部没啥事要忙了，父皇，儿子告半月假歇一歇行不？”他就这样说的。

穆元帝正琢磨着三闺女年岁不小了，要给闺女择个好婆家啥的，就见五儿子进来请假。穆元帝听这话不顺耳，没好气道：“你比朕还累呢？”

五皇子根本没听出他爹是讽刺他来，郑重道：“儿子哪能与父皇相比！父皇雄才大略，治大国如烹小鲜，儿子主要是体力劳动，就比较容易劳乏，想着好生歇几天。”

受儿子一记不大高明的马屁，穆元帝心下略舒坦些，也知道东宫册立大典能这般体面周全地办下来，少不了这个儿子的用心。穆元帝问：“靖江世子祭祖皇皇后陵的事都准备好了？”